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誥錄存卷之十八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七月

後學 武陟王 翰 校訂
永年武 以清

初一日

孔世孫 撰 于世孫 金世孫 錄 十世孫 校訂

月川譜中載洪熙元年河間趙本來學本字致用富
律人登乙科進士又永樂十二年保定邢州王綱
來學父坦官給事中聞先生風遣子就學後中乙
科綱與本皆字廉從遊大儒其人定有可觀惜無
傳之者令後世無聞焉

初二日

親友過訪者皆云此時銀一兩換錢六千秋糧一石
價不值一錢官糧緊急功令嚴切銀日益貴穀日
益賤聞漸有棄已熟之田而播家洪志或河決
衝溺者不堪言而稍有秋成者其苦又如此此等
景象不無隱憂紀之皆災異也因記之

初三日

堯舜禹以一中相授受中即所謂天理也危微精一
是堯舜禹之自己體貼處孔子述聖而生平好古
敏求不知費多少體貼凡真儒輩出不經自己體
貼終是義襲而取唐江村認理提綱九則亦是

貼出來

李國華 弟平昔最惡管閒事之人而已
卻似好管閒事者在他人以爲閒事而已乃視之
爲切身義有所激而情不容已故耳竊念古老生
長都門千餘里卜居蘇門者以與國老爲至戚故
相就國老亦以蘇門爲古名賢姚許諸公化民成
俗之地故相邀此姻戚中一段最美之意世世相
好無相尤有無相通分字而居此自情理之宜天
于善平仲交久而能敬此語誰不聞之今未十年

具呈爭訟冒暑赴審竊爲二公不取也區區阿覩
何圖輕重而至戚遂成仇敵耶致古老且呈者國
老父子疎節之咎不容辭古老親屬尊輩亦常念
國老之久病晉生之稚弱以大容小豈非長者自
處之道乎腐儒之言已而與古老晉生各詳告之
矣望兩家各退一步各反求己之所未盡者勿徒
一吐責人也國老所借古老之銀如其未完定當
速完不負欠於人方可自慊於己古老既不能焚
券於前而必欲錄兩於後亦非策之得也李霖老
裴如初事既相干自有酌裁聞王蓼老太太亦不

肯生視欲爲兩家謬傳此亦豈好管閒事也哉亦
以二公爲賢者相如以迴車決勝於熒庭之間以
不聞取賢於賈復二公三思而審處之當無能爲
二公曲突徒薪尚不肯令之焦頭爛額此老翁爲
十年來與二公爲朋友之意二公倘各已言定
求相勝凶終隙末甚誼之薄爲人笑新嘗能言
下事論千古人黃仲山喜聞過命名無窮焉是
望於高明

初五日

示諸童孫 爾淳年十四矣溥浴入九歲溫浴五七

歲亦皆入小學授句讀隨班於先祠四時行禮此是爾等成人之始正在孩提稍長之時不知孝父母不知敬況長便是自喪其赤子之心安望他日之有成立乎聖功始蒙養古人有胎教悠忽姑息娛悅目前縱恣成性將由惡終皆蒙養不端時之禍耳悔何可追爾等日夕講解從知識方起意念初動時卽有此一番閑邪存誠工夫何愁他日不升堂入室也

初六日

題蒙養卷一則

即前初五日示諸童子一段

初七日

再題蒙養卷一則 關潛隨其父守禮而淫亦不及者謂其有兄之責養育諸幼弟其任更重遞推之而潛亦重於溥浴等溥浴亦重於溫浴等翼日晨與令望兒字字訓解於詞釋孫諸孫孫面難望其領畧而爲父兄者便從此日領畧起時時刻刻提撥警省庶不負爲孝友堂子弟升堂者升孝之堂堂也入室者入孝友之室也不孝不友祖父恥以爲兒孫矣

初八日

元公以無欲二字爲千古入聖指要明道曰所欲不
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意之所向不必聲色
貨利卽功名道德一有膠固係戀之跡此心便不
得泰然如何能靜虛動直物來順應無欲二字至
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難非深造自得之後未
敢輕言也

初九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孔孟在當時亦均之爲是人
也只是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則固有大
者存也在當日不覺其所闢於天下萬世者何在

在天下萬世後自覺之總之有見於性分之大原
不隔天下萬世於一廛之外能以其學於己者而
誨於人師友之興從此始千餘年而有濼洛師友
之道一光矣又數百年而有湯明友門之盛幾數
千人且多賢者師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當日孔
孟之不厭不倦者所以貽留於天下萬世者耳

初十日

彰德司李毛會侯際可過訪夏峯會侯嚴州人云子
陵本姓章避漢帝諱改姓嚴嚴州從子陵得名而
子陵竟迷失其本姓今千幾百年矣會侯有句云

故國今非漢方州尙宇嚴亦可作野史中一段淡
話

十一日

奇蘇澤公時轉江西按察使 弟淹留蘇州十三年

矣皆借老親臺之庇蔭也目今七十九歲耳目雖

云聾曠心思尙未荒迷無所事事與二三子弟輯

有理學宗傳宗傳考各一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

各一部藏輔中州人物考各一部餘還有數小種

遠路不能就正一以消閒歲月一以報答穹蒼此

老庸僑山居功課也親臺命世人豪富時吳許翁

殘喘不知尙有緣一晤語否所懇者徵門人取權
以書生投筆志欲請假有就江西一小弁以押選
而革選船之弊遂遭毒手今四十載生死存亡俱
不可知其友王某與之同登武闈者涉遠任
探消息因叩古堦倘得生還便屬再造附此遍十
年濶別之情臨楮翹首曷勝依依

十二日

奇安慶左忠肅子翁 久乏音問天南天北惟有勞
結三年前白令親自都門曾寄一函伊時即有覆
字恐未得達又致西華公一函亦竟杳然廿年前

有冀得諸忠手蹟一卷邇來遠近賢豪常來借觀
以當面對又有搜乙丙記事遺稿付諸梓者魏忠
節令孫時有暗耗近亦得觀楊忠烈遺集周思介
子孫亦久不聞僕寄居蘇門十三年矣明年卒矣
八十踰懷往事悵然與思有舍記某道訪其友金
副戎囑採德門近况附舊記并孫文正誌文各一
冊

十三日

盧...以狂傲得罪下獄其友謝茂秦行哭燕市告
諸貴人曰天乎冤哉...生之諸公何不登馬...徒

令于戰後哀湘而弔賈乎歐生某以一書生投筆
意欲請纓志亦壯矣獨不自量一押運小舟藉藉
諸旗甲相沿之積弊反遭其毒手三年來生死存
亡杳無音耗其友某毅然走數千里爲之申訴求
援此誼當不在茂秦下頽行過予諸同人陪以大
觥爲壯行色予書此以告三千里之篤於友誼者
莫謂當世無豪傑也

十四日

復鉅野令 奏見同詳詢治賦鋤莠之力具見兼手
且禮士旌節養老諸善政次第舉行循吏規模整

於此矣但主之以有恒出之以無欲學德事功一
了百當更可喜者聞尊君止願足下做好官不愧
作民父母是以賢父而成其令子足下益宜自勉
老夫父子且借爲門墻光矣心欲虛力欲實聞過
即改見義勇爲此老夫所慘慘於良契者

十五日

薦馨問學問到晚年自得在何處當於何處用功曰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者
於於儉日用之間處處踏實不肯絲毫放過卽三
十年來所拈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此便是家

義義集則心慊何不自得之有中庸無入不自得亦只是行素不願外行素不願外正是深遠之以道此段功夫何論晚年少年不從此處著手到底只是義襲而取聞的之分欺慊之介危乎微乎入十歲所望於二三同人者正在此

十六日

薦馨問放下有時全湊泊閒來無事不從容便是頭頭是道從容中道聖人矣學者可學而至歟曰謂聖人不能學是無志者也夫子臣弔友教其未能視聽言動欲其中禮喜怒哀樂欲其中節此外

聖人之事我與聖人不差毫釐只是聖人求其能
求中禮求中節我輩不求能不中禮不中節便與
聖人千里矣紫陽放下有時全湊泊明道問來無
事不從容已見得頭頭是道便是聖人可學而至
然其把柄在窮理在誠仁我輩不能窮窮之理
識明道之仁狠云學聖道無餘矣

十七日

復李夔五 憶甲戌謁孔林生洲在濟邀過其署中
留五日而濟之山川景物猶依然在目中也生洲
以濟起家今成當代人物未及三十年親又復來

治濟循蹟且出前人上其名世之業不問而知濟
亦可謂於吾黨士有夙緣矣大難錄一編僕十八
年精神所寄不敢謀諸梓者謂搜羅未廣多有漏
遺且欲待其人而付之奏兒歸極稱親文勇於爲
善不憚煩不惜費計日便可竣事切喜已收之人
其精光既聚則未收之人其氣詎漸通釋有所得
或不妨嗣入補遺此則親丈之事親丈之責也僕
之所待者得其人僕之事畢矣不盡

十八日

寄耿幹汝 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以令最親民得

行其德也朝起一念焉暮可及於人不無隔手無
等待隨時利濟即事勢萬難之會救得一分水火
留得一分元氣從古真儒名世只是自盡其心焉
南曰虛心講求實心幹理剛心斷物累冷心攬流
俗此僕與鹿忠節四十年相期素願冀一試之期
月三年之間未得身親故惓惓於良友由求居政
事之科非有奇行異能也曰果曰藝果不濡滯藝
不糾纏此皆人可勉而能者即子貢之達亦豈絕
德哉以吾友鍾考一事果達藝之精神通體俱在
主之以有恒出之以無欲何愁不班由求而登是

父之堂尼父之室哉聖門諸賢不必盡是理學經
濟節義文章皆理學之發用散見處也能成得一
件便是聖門之徒詞章應付庶忠節取之僕亦恥
之

十九日

復高司寇 殘年病骨日夕神遊渥水之雙榔居與
親臺聯袂接杯也冀成都歸蘇門承翰幣詩箋宛
如覲面益見老親翁之位愈高而德愈盛當代名
世應不作第二人 國朝於六部獨鄭重大司寇
正以其持天下之平 化存元氣所賴於仁人

君子者甚鉅非親翁孰能勝此任而愉快乎薦
行矣幹汝治鉅野錚錚有聲據見在旋爲次第僥
有吏才但此時爲令萬難於昔日親翁夙昔遇之
既在塵外此時須破格提拔成就耿生作一循良
吏亦親翁一大陰德也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僕固
窺其大端矣蘇門無事輯有數種無副本不及就
正兩小刻先呈覽

二十日

毛會侯問由求爲聖門高第何爲季氏聚斂夫子不
止於未仕之前乃鳴鼓於聚斂之後耶曰財用生

於政事由求居政事之利足財固所優爲必欲攘
奪其君刻薄其民由求亦不肯出此其仕季氏也
未嘗不欲其匡正季氏之失化小人爲君子亦往
公山佛肸之意由或能領其概夫子寬由而獨貴
求求無匡正真實爲季氏用全非夫子之心其曰
小子鳴鼓而攻之警求也警季氏也亦所以警諸
小子也

二十一日

明道謂其門人曰諸君會此聽吾言而已未嘗學也
請問焉曰且靜坐夫舍聽言而從事於靜坐此何

說也蓋嘗思之必此諸公之精神全發揚於口語之間而含藏意少故教之且靜坐澄其心而息其氣然後可以細繹吾之言此程門教旨也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有得於靜者孰能知之

二十二日

凡人卒然有非意之事須堅忍剛毅乃不入戰懼戰懼多氣弱而中柔者故多危疑震撼不能遽定然又忌冥行但以勿動心爲主酬酢應變處處而不解思惟聖人有許大幹濟之妙在

二十三日

小人陰險之性力足以爲惡君子與之相遇不論其在吾上在吾下只求不爲彼所戕害不求得其歡心一求歡非媚即昵均謂之比匪所傷不既多乎此係擇交事不可不慎

二十四日

劉思中評

畿輔人物考方正

野史氏曰予少時入郡

而公老矣簡出不會客遂未得晤諸長老爲予言其人大概如此其沒也鄉評重之公舉視於學宮

張泰評

畿輔人物考補遺

從來瑋之禍人國固此輩

性行之險惡然亦有因激而成者不能制馭小人

而謹躬守禮不爲小人所戕害此非豪手不能

二十五日

宋登春評

畿輔人物考隱遺

野史氏曰世未有真知

應元者故應元亦不欲求人知也荊州太守能知君不遠數千里報之其知己之感也更倍於他人乃知其隱於酒隱於詩隱於遊其知希自貴之意嘗讀放達高隱遺事易長人輕世傲物之心此可於應元而及之應元乃真狂狷者也

二十六日

王命評

畿輔人物考清量

受誇不急自解甯人負我

勿我負人欽甫可稱長者本傳稱饒城被水不浸者數板命爲文登城祭畢水落迄不爲災治風時盡食苗命爲文禱於神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精誠感格從古記之矣

二十七日

毛鵬評

畿輔人物考經濟

曰汝南以孝友嫻睦之行

素孚於里閭而到處建立人推經濟此才節合焉者也年僅四十有四惜哉

二十八日

送別吳聖開敘

甯國吳聖開學有所本予與之處

逾二年矣一番晤對輒有一番裨益三五同人且
借以鼓舞摩勵津津乎日見其進也今當歸去過
夏峯言別予念聖關於學問一事真如飢食渴飲
其望人之共學亦如飢食渴飲聖開亦可謂殫心
也哉大段此件事須用功久之方有覺悟亦自我
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
人指點強聒一語便生障礙若言下解悟了無違
拂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
夫子雖曰無行不與不倦爲誨然不啟不發不復
告者此中之權衡審矣涇陽顧子有言慈湖以傳

象山者失象山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夫龍谿
學有獨詣烏能杜學龍谿之流弊耶臨路無可爲
君贈但願日求進則日有自得學力愈深執見愈
破他日再相會當益有匡予之不逮者同學二三
子賦詩爲別予次其語以送之

八月

初一日

先儒拘泥之見紛紜於章句字面動滋多口亦大縛
人龍谿每以用功執著夫至脫然爲慮解縛則爲
妙劑然人品不齊工力不等又未可盡以解縛語

增他人之縱肆也一番痛快處便有一番流弊處
知其流弊而預有以砥之補偏救弊因時制宜方
是眞實儒者

初二日

友問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愚破即知何云非知也
力行足以忘私私忘非仁乎知恥足以起懦懦起
非勇乎曰君言亦是解縛快語第就聖門觀之孔
顏之外更有何人稱好學者回也三月不違餘日
以至焉夫子嘆剛之未見仁必有勇根之慾焉得
爲剛由之果仁則不知據此則學有斷續者即不

可語於知者之不敢行有純駁者即不可語於仁者之不憂恥待激發者即不可語於勇者之不懼天行健至誠無息未能盡人以合天一毫強襲不得也三近云者雖未必驟合已望而起焉便可驟至其功力正在困勉之間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忠恕違道不遠皆是真實體認可想三近之義爲山九仞猶恐一簣之不加掘井九仞猶恐及泉之未能况廢於半途者乎

初二日

入城巽權堂下榻頤菴作古愴焉有懷 下榻思前

日今懸已六年重來尋舊夢無語意潸然

初五日

題責志軒爲念怙 八月之五日過念怙讀書處几

上有古文彙集二編前編二十五卷自左傳至宋
後編三十五卷自周禮至宋無一字非紹開公手
抄紹開督衛河利賴最永丙申捐貲客旅覘七千
里旣不能歸又不能壑煢煢孤孀莫念怙讀父書
有成以立門戶而慰游魂子視遺編對弱子病榻
依依呼孤兒侍側欲言悽斷之景况實際我心子
無所以益子者但願念怙讀父書屏除少年習心

習氣時時刻刻如對先人於此南編朝誦暮思承
先立身之道端不外此因慮其讀書之室曰責志
軒猛自憤發急圖立志或急欲立而志不能即立
總不能借助於他人姑待於異日直當念責吾志
將陽明責志說錄一通置座右是在子之自策勵
耳幼而無父曰孤詩取陟怙寄仁人孝子之思老
夫昔年字子以念怙今日題子居曰責志此亦處
儒一片痴腸也

初六日

與三無道人論易二則入大旨

初七日

答呂崑峯所寄數嚴學書 學問不經關熱處走一番終是放不下入悅道德出悅紛華靡麗即賢者且不免須是一切風波是非榮辱得喪果然都無些子與吾身心性命不相干涉此纔是英雄回首直截入道之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千古做聖賢豪傑的真路數

初八日

于杜若行畧 杜若名鴻漸安肅人順治丙戌舉於鄉介謝彝甫稱贊於雲宿舍戊子子過其家留十

日題其讀書之室曰必爲軒壬辰登進士授醴陵縣令赴任視予蘇門約卜居相鄰爲終老之計治醴陵有能聲時鎮長沙孤山過醴杜若不及迎孤山怒杜若往拜孤山不爲禮躡地而坐杜若亦踞地相向而坐各無言久之孤山問曰汝何官曰醴陵知縣孤山曰我過此縣如何不禮我杜若曰今日特來相拜如何敢不禮孤山問曰不語杜若亦不語仍坐不退久之孤山復問曰汝何處曰保定之安肅孤山曰安肅有干大爺曾在某處作官你可知道杜若曰便是先祖孤山曰伊時有某人某

人者年尚幼尔可知道杜若曰某人者係某人之
子某人者卽我也孤山起而相抱曰某人之子卽
我也兩人遂莫逆嗣後孤山之威醜少戢而地方
陰受其福杜若譽望亦隆未幾困於病病而死人
多惜之無血尤杜若沒之五年其邑人有甕廣文
者爲子語其事因記之以寄子思

初九日

鹿野史道傳贊 予幼而往來都中經過其第家
人爲子言正德癸酉鄉試栢菴公見克去三場文
卽封一束遺之令放榜後始發乃對一聯云二三

千人中文章魁首因五十年來父子得元此時相
使以爲美談暨讀其傳乃知公立朝及官當官經
濟馨傳奕葉甯直科第流芳已遠

初十日

人不能與人相處則自己無置身之地何以位置人
故能位置自前人者則可以位置于古人一人而
求備則無人不見其短隨材而器使則無人不見
其長跛者可使守門戶瞽者可使司更鼓天下何
嘗有棄人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取于
古人之善是起千古人之朽骨而使之靈正所以

廬目前之聲譽而使之醒也舜之樂善禹之拜善
是何等心腸故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自開闢來
只此一善是人生真種子任世代遷流到底抹殺
不盡前聖後聖根源在此

予考人物而分爲七科正欲其多收人物也若限於
一格則不合式者多矣取其清則無病其隘取其
和則無病其不恭意在進取雖寥寥而無害意在
信果雖碌碌而不辭彼固各有取爾也既有專門
入其門則收從古設科取士亦如斯而已

念菴云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說卻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谿諸君一勾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友朋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惻傷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若能擴充長養常如夜之所息則隨時可以乍見與人近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

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御盡以
知覺發用處爲良知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
發用無生聚矣此段爲後來講學者中流一柱不
獨有功於陽明更有功於程朱

十二日

入聖學錄一則 成祖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聞
取喜觀易時王府官僚亦有知易者然未若武周
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
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是爲要妙亦在虛
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以內君子外小

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上悞
其乃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武周大興人

十三日

笈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臺旨而
詳言之無非借此以爲求教之地也凡立言有宗
舉意有指第之宗指謂閑邪以存誠先生宗指謂
存誠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云夫人
一生自幼至耄一日自子而亥無一刻非邪之緣
其來不及拒其發不及覺其細不可檢縱日事隱
防無論邪不能止卽止之爲勞已甚稍懈焉邪將

又伏故不如以一誠爲主如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慎獨曾子之忠恕孟子之不動心但使此物提醒不昧則邪萌自消卽如杲日當空魍魎自滅如此日日存自無邪久之不用閑無勇誠矣此是一了百當之法只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閑邪工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工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此之境地是欲淨理還有不期存而自無不存之意非決蓋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尙謂閑

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
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即在下學裏以孔
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
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
閑邪也下學也來旨亦明言之第未曾判定何爲
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何爲上達從成德後論也程
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
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
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
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

中致吾和急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
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爭勝諺云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貨利從
外中之然其根卻伏於內或憂懼自內中之然其
弊卻流於外不通不殖惟湯非知仁勇惟能祛誠
憂懼至此之害周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
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凜固
邪之誠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
六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
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於先生不敢

靜之旨悟者不在多言本體工夫一齊了當

二十一日

督亢王濟美過訪 范陽初識面倏已廿餘年歲月
予空擲操脩爾同愆貪知蔬食美閒覓水山綠蘇
橫嘯聲在今聞應爽然

二十二日

又贈王濟美 論年徒有三句長聞道慙無一日先
此件工夫君記取助忘雙遣是心傳

有器局人自不任客氣責弄精神衆人嫉賢妬能交
過飾非甘食悅色比匪隨俗有一於此便爲物欲

日誦
卷之十一
三
牽樞安望有出頭之日能不犯手自能做出大事
業來爲百代殊絕人物

自入八月陰雨過甚晨起憑几雨滴簷聲不止偶讀
王蓼航太史大梁行云八月晝夜連陰雨城下水
從城上取九月忽傳黃河遷天明十七歲壬午重
咏之兢惕靡甯漫記於此

二十三日

戲題有引壬寅八月之廿三日兼山堂小集陰雨纏
綿經句不解濟美是日爲上客揮麈卽杯饒有酒
人之致三十年已謝鴛政忽爾添我酒腸因述舊

日諧語乃知嗜酒之根仍在無怪馮婦攘臂下車
亡 少年有異寄杯中常令柴桑拜下風酒印今
朝應屬子糟頭新起一英雄 陰雨孤村已暮秋
糟印經畧舊封侯而今老去談觴政髮鏢猶能選
酒籌 不速三人冒雨來英英年少氣雄哉青州
從事各能傾已向新曹拜命起

二十六日

陰雨連綿喜得濟美共話破悶 浹旬陰雨殊岑寂
千里朋來慰我思傷稼畝垣俱勿問一壺濁酒一
篇詩 一從渠水相違久此日兼山坐對時風雅

只今鳴海內齊盟狎主定推誰
端木談詩兼惜學西河論學並通詩學詩合併非歧趣會得如君
更不疑

濟美於予詩稍爲移易頗快我心口占志感
八十
談詩亦自癡析疑共賞本無私蒙君點破成吾趣
益信前人一字師

一十七日

文人墨士知足以先人言足以文世遂居然以高士
負人亦以高士目之已無愧色人無疑辭以爲
如是是可已矣嘗思之李延平曠然如田夫野老

舜無異於深山之野人夫與野人田夫無異者必
六不求先人不求文世已不見爲高人亦且戴其
高而忘其高矣區區自賢自知去聖人之門日遠
安望升其堂而入其室哉

二十八日

大凡胸中有一物沾滯不能融化便是障蔽明道擴
然大公物來順應正是其融化之盡古人作用光
輝展拓得去如箕子佯狂亦只是委曲自靖卻未
嘗有分毫不化處湯之南巢武之牧野尹之桐宮
周公之東征其義一也

不融化不在大小一飲一食一話一言凝滯於心便成痞塊看得破勲華事業亦是一片浮雲千古聖人只是行所無事正見其能融化耳

二十九日

濟美和子詩數首所謂拋磚引玉也口占
磚拋玉引語非虛老去吟情尚未疎衛武太公稱好學論年俱在八旬餘孤學謏才難入室多君造詣已升堂花經風雨惜猶晚道在江湖意更長

二十日

題臥榻 一榻十年外幽懷信復疑大廷還白簡

漏取誰欺去妄先非靜存誠亦是衰助忘雨不著
誤取曉鷄時

九月

初一日

籬菊將放客不待招賦此志留 東籬菊綻色初嬌
佳士相過不待招隱逸花留儂逸客也教心事不

蕭條 重九前期日復九知君有意蘇山叟蘇山

舊業屬孫家好助嘯臺東叶韭 窮得菲來佐酒

杯柴桑已閉又重開主賓可互爲賓主二子原從

一室來

初二日

與濟美話夜 有詣成孤在交情老更燕同人久寂
冥後起應歸誰 意象繇來合源流未始歧清霜
飛片片燈下坐談時 列聖從頭數一人具一辭
同歸真會得前事後人師

王五修杜孟南抵夏峯

初三日

望公勇不至 故人憶別二年餘頗有音書計察居
功山里門終未易一枝覓得復躊躇 或言杖黃河
正怒流乍晴閣尚滯扁舟兼山堂畔留行客寒遊

送君共嚼酬 馬嘶門外客疑來每向南村望眼
思此際料君應念我精神彷彿更遲遲

胡信山寄周忠介子茂藻茂蘭書二紙媿定錄允
柎書一紙並左忠毅誌文至

初四日

杜君異令其長郎孟南千里持書視予夏峯孟南予
孫婿也喜而賦詩 留孟南並寄君吳 憶昔江
村與百樓比鄰風雨喜相求白頭知己獨君在
里依然念舊遊 雛鳳英英覘世德乘龍冉冉藹
門楣欲憑夢去猶疑幻搆得書來慰我思 新移

籬菊帶霜開正是白衣送酒來
恰喜草堂無俗客
他鄉攜手共登臺

初五日

姪孫永興至

入室值移菊適有人
惠魚酒故未句及之爾祖作官爾父貧

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
便是吾家立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
他鄉故國兩淒涼
無庸細話從前事
煮酒烹魚花正黃

初六日

讀曹子語二則
中庸既說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與能而驟辭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

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蓋此件事百姓原是知不得的故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亦是離不得的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知民之所以鮮能也入德君子不甘爲日用之百姓則知止知幾詎可忽諸知止知幾必自致知始陽明可謂知言 木忻子云於今且要理會如何是根本方謂之知學竊思之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乃根本也故爲天下之大本爲天下之達道若習心習氣原無根本一洗滌而習心去本心自還習氣除純氣仍在能識得這箇消息方好著實

用功若云不要苦力習心習氣如何銷融得盡

初七日

示王五修 膏爾頻來過草堂應知傳習不能忘隨時識認斯天理老學菴中不易方

與五修語二則 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真實分明方有工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天理終與我無干 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尸皆山道也飲食皆至味

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初八日

寄覺明和尚 子腐儒不窺禪理然竊聞之先儒云
告子禪宗也無善無不善一言括盡釋典千經之
旨然其得力處在不得勿求聖學以至善爲宗其
著力全在反求此儒釋之辨也予嘗謂三教聖人
各有門宗法各爲用正不必強而同之清亂師說
昔孫文正與王劬生同在館中遊西山一禪僧講
解中庸大旨劬生說撈巖以答之文正笑曰今日
突見一怪事衆問之曰秀才忽變成一和尚和尚

忽變成一秀才此豈非怪事今之搢紳互襲爲此
論者甚多不知非尼山意并非雪山意也邇聞仁
人義士歸禪者指不勝屈所知者如性因頑石輩
皆雪菴和尚一流人君異爲予言覺嘆其歸禪也
亦是英雄回首反求之旨俱不必問或一日
與性因頑石遇當不知如何共洒長沙之淚耳腐
儒不知禪而深有慕於歸禪之心故從千里外寄
訊未審當否

詞九

與杜孟南語二則 父之執友等於伯叔古人鄭重

此誼晚近交道凌夷安問父執柳子厚以柳易播
是有交道人故磨碑記父友昔止生在江村嘗稱
其父執端坐受拜古道照人一日攜其長郎過予
獨拜牀下予欲答禮止生愕然曰不知老兄不問
許我爲友如何加禮小子予竟立受適密觀視
予蘇門予念與止生友不答茅郎恐答庶郎乎今
孟南不遠千里特奉父命來念與而翁五十年道
義骨肉答禮孟南是不友而父也况係孫婿耶予
論友道忠節而翁之外亦不敢泛及柳子磨碑記
父友予猶疑其多人多人便非執友矣此道施者

受者俱不容汎濫 昔鹿忠節與及門子論舉業
而兼之論學人謂其多此論學也沒二十餘年學
人讀其遺集又謂其多此論舉業也是皆分舉業
與學爲兩事夫舉業與學果兩事乎哉陽明謂學
正有益於舉業邇來木忻亦謂舉業無妨于學予謂
無一時而非學無一事而非學况舉業以吾之心
發聖賢之蘊而謂其有妨于學也豈不謬與不知
非舉業與學異而舉業之心與學異遂成岐嶷耳
思若諸大儒孰非業舉之人孟南今日攻舉子業
讀聖賢書明聖賢理功名富貴聽之於天此便是

真實學人真實舉業而翁舉業可謂登峯造極畢
以學人結束此身此忠管之類傳之子之家法
也

十一日

答黃載公問 知道無所不在則無時無處而非學
也吃緊下手工夫只是箇求放心三月不違庶幾
存之之君子日月至焉便不致言不放求放心亦
只是去人心存天理而已一分欲去一分理還欲
盡去而理全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再勿令其
放此復性之功盡人以合天者思類曾思孟諸大

賢以及周程張朱諸大儒其學皆是如此總是以孔子爲宗孔子一天也諸賢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焉夫子其教化之大德餘皆小德之川流即夫矯之與知與能亦不可謂非川流中之派衍支分也所謂體用一源殊途同歸者耳若二氏則源各殊而各有所歸固不必強而同之也子歸而靜坐一向自己心中識認欲耶理耶始知此心之放處不少同日不及書始就其語答之如過保汝當出以共質

十二日

黃公初贊詩以贈之 老學殊慙秉燭光爾來
輝我此山堂斗聞氣向杯中落天外霞飛塵尾揚
疑義共叅忘夜漏孤懷欲往凜秋霜行生滿目原
無隔大道今知歸是鄉

十三日

與五修語 夫子一生學習只是箇爲不厭誨不倦
而已矣誰人不在學誨中誰人能盡學誨事無一
時而非學也卽無一時而非誨也彼問此答兩情
豁然便是成已成物之義卽如今日載公初贊兼

山堂彼云學也我云誨也而五修之贊佐於其間
共贊所疑共印所信是即五修之學也是即五修
之誨也學誨非二事亦豈兩時哉昔從遊陽明之
門者先令詣錢王俾講說大義予耄矣而氣弱恐
負來者之意正藉五修闡發我輩多年共學之旨
此便是爾之實學實誨也我輩聚首一日當不虛
度此一日口頭襲取不獨誤人其自誤也更甚矣
遲借助良友果得一二同心共偕大道便了八十
歲腐儒報稱後蒼之一念耳

十四日

孫崑源視予夏峯愴然有懷 三世論交未識荆高
鄂城外夢魂驚入門不問爲誰氏揆貌依然似父
兄 離外清霜秋氣深回看前輩思不禁江河難
浣英雄恨天地應知忠義心

穎川蜀公勇往途數百里是日抵夏峯踐夙約也

十五日

春秋時列國諸大夫如蘧伯玉管晏子產輩孔子嘗
亟稱之至與子貢論士而直鄙之爲斗筭此何說
也蓋論人不求備孔子自不沒其長論士自有真
孔子豈容濫爲取諸大夫伯佐也孔子志在東周

應不屑此驪虞小補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正從此處看出孔孟位置千古人在行已有恥一句取齊有恥則不辱已不辱君則稱孝稱弟必信必果規模不同要皆有恥之人也

十六日

劉公勇卜居欲近夏峯 獨坐高秋近嘯臺得君欣
見一峯來奇人到處非無意面目於今又一開

十七日

孔子位置已往之人乃所以陶鑄後來之人於定案之中要得其活法如知廉勇藝四字足盡孔子之

長此定案也而文之以禮樂始可以爲成人則活
也清任和三字足徵三子之品此定案也乃所
願學則在時中之孔子此活法也天下萬世無人
不在其胸鑄之中讀孔孟書須受孔孟之胸鑄方
是善讀書不向自己身上理會卽謂之不讀

嘗聞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乃今
聖人往矣道仍歸之天地耶亦浮寄於日用不知
之百姓耶嘗思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聖人未生
無體道之人非無道也天地一未發之中堯舜湯
文周孔大聖人亦中節之和隨天地之氣機之所

發而列聖各有一中中之非膠於一轍也一時有一時之中一時有一時之和天地之閔惜不離百姓之日用聖人復起取足當下而有餘天荒地老誰謂聖道遂終晦哉

天地間極怪異之事皆極平常之事見以爲怪異則怪異而已矣見以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矣究之晦冥終不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常改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動不必留滯即與焉翳焉可垂於出而銘鏤鬼亦與本性無涉也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坐

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爲
怪異耳

十八日

與公勇詩四章彙爲卷跋其後 古人薄感恩而重
知己非謂恩可薄也蓋重知己之難也予於公勇
有知己之感辛卯歲陳使君濟水特令公勇勉予
赴召予以老病請公勇以爲然予於此時謂公勇
知我迄公勇登第將謁選請予曰本無宦情得告
便來蘇門矣受官五十六日果以病請今果來蘇
門數年來酬倡之詩郵寄多未到令兒子彙錄於

此見子兩人論交非泛泛也

復張穆菴 聞公署亦爲淫雨所毀便可想見小民
怨咨之情前紫淵託爲尙寶公立傳僕諾之且欲
轉託昨崑淵所委者乃誌墓之文也僕以兄囑於
前弟請於後且尙寶公素所傾心遂不敢託人亟
愿搦管及讀其狀見立嗣一事尙在懸疑又復停
筆竊思尙寶公忠孝大節光照史冊使無承祀之
人其在天之靈將無恫乎此舉紫淵不容他諉而
必待之卽僕與親翁道義骨肉亦不容坐視也况
係高苑公之意乎親翁急與紫淵計之誌文稍稽

即圖報命

十九日

穎川劉郎甫十五歲送其伯父比部君詩一章讀而

悅之口占二十八字

郎名攬

披讀新詩已冠軍

看穎上動星文只今海內推才子十五吟壇誰似君

二十日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教人好名也蓋深懼人之去仁而不得爲仁人君子也觀人不知而不愠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意自見三代而下惟恐人之不好名亦是恐人之
不顧名義公然爲無忌憚之小人縱情聲色貨利
而曰我不欲作僞以欺世盜名耳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此是一種孤意自
立不顧世俗之毀譽砥柱波靡有闕世教之人非
一味鄙吝知聚而不知散者也周忠介魏忠介生
豪華浮靡之地而清介絕俗真可謂儉矣固矣然
其本懷卻欲覆露一世遂以自命千秋

蘇州佳山之人自公和始公和前非無人也有入而
不能管業與無人同至堯夫而業始大光堯夫補

於義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正其本始也姚詩
諸公皆實能任山之人君子居賢德以善俗死
無愧焉嗣此而管業者未有所屬子老而病買山
無資遂令相從之人有餓死黃岡者今潁川劉公
勇來此買山管業者其在斯乎

二十一日

公勇卜居蘇門子曰蘇山之業從此管理有人公勇
遜謝子曰以君之才應有一開闢大業借君管理
此特小試於一割耳因憶黃石齋與何義兆諸子
云宇宙兩薄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是吾家祖業一

件讓人不得然屋上三物日月星三者是聖賢原
物屋下三事理象數三者是聖賢本事宇宙上下
只此事物交盤不得夫既交盤不得又何以管理
此業靜言思之日月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
事我無愧於日月星者則可以爲日月星之主我
無謬於理象數者則可以爲理象數之主任天地
日月之晦冥亂臣賊子之抗亂而我惟修身以俟
之太極之理到底常留於宇宙間無欲故靜便是
真能管業之人白沙有句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
番拈動一番新凡管業之人定須在此處取齊

孟南問理象數作何解曰一物有一物之理一物有一物之象一物有一物之數三者一時俱有總之是一件三百八十四爻莫非象也而理數在其中矣

二十二日

孔明隆中便知三分天下儀封人一見孔子知爲萬世帝王師此皆非懸斷揣摩當窺其著底處何在漢之季也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孫權借父兄之勢民殷國富此兩人者皆英雄當世未有其敵也一見昭烈知非此人不能當彼兩人故爲畫立家之

策而成鼎足之形儀封人固知當世諸侯王之非
大有爲也非大有爲必不能用孔子夫豈虛生孔
子哉一時不受其恩德奕世必被其教澤此必然
之理也聽其言以觀其人皆確然有可據之實封
人與孔明於當代之人物銜量已久故入眼自識
之

二十四日

爲魏安樂見泉傳

二十五日

爲李長垣霖寰傳

二十六日

爲三霸州羅津傳

二十七日

爲黃孟清侍御傳

二十八日

爲孟忠貞肖形傳

二十九日

爲成文穆靖之傳

三十日

爲杜文學傳

題耐菴 孟南讀書渥城索爲書齋題額予以耐菴

二字令公勇題之公勇請耐字之旨于曰一人有
一人之耐一時有一時之耐耐固不同矣然其大
旨居家宜耐淡薄不淡薄則不能明志居心宜耐
甯靜不甯靜則不能致遠武侯是大有耐性人從
古英雄豪傑未有不能耐而能有濟者也公勇曰
善遂欣然操筆而書之

十月

朔日

懷渥城舊居

孟南舍學宮北鄰雙柳亭學宮東鄰居

停六載傍官牆雲氣淒迷柳色涼草草花花過眼
事好留底本到滄桑

寄懷管時可 五修言時可閉門絕應酬貧也體中卻

健
十載缺焉問起居聞君舊恙已消除賤貧非道

應須守兩地行藏共一漁

孟南讀書渥城爲子言管仇兩生荊獄自立口占一

絕憶昔渥城六載餘同人回首幾躊躇 傷吳渥乾

行相繼
作古 忽聞二妙聯翩起正好南窓共讀書

初二日

復杜君異 意欲留郎君多在幾日再三謂老親老

邸左右無人此至性也不忍久積每憶止生搗其
子來見父執忍不以此謹施之令郎元孫孫
丈定不以爲岐也公勇猛力拚官遠來築室相款
似不可令蘇門少范陽杜有道一扁耳如何

初三日

寄蓮蓮陸 明年八十耳聾眼暗同當然爾猶幸飲
食如舊不廢讀書所邀靈於天者已厚矣魏石老
兩序獎譽過情得無令承之者汗顏耶欲寄一字
山人通侯貴人尙在躊躇俟足下來面計之

初四日

爲李文正東陽傳

初五日

爲張司馬學顏傳

初六日

爲蘇中丞臯傳

初七日

爲達督學其道傳

初八日

與田華石 恭喜得孫因道體尙未大健故不敢登
候公勇遠來相倚實以弟與先生爲緣此朋友中

一段快事果已於孟城築室歸取家眷昨郡尊忽有一票謂各屬回籍第正與此功令相合嚴限促行恐公勇未及來第且當先去矣殘年隆冬欲候之春初恐不能待不得不急作歸計耳第居此十四年前溇水陳按君曾以隱逸入告見今卜居蘇門山中非有他故也與先生相知之深敬以情告

初九日

爲劉司農體乾傳

是日先慈忌辰

初十日

爲匠工部倫傳

十一日

題崑淵卷 爲庸衆之子孫人鮮注目爲豪傑之子
孫人易傾心爲庸衆之子孫易於遺跡爲豪傑之
子孫難於步武崑淵過予兼山堂適與穎上劉公
勇過相別之際公勇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文正公
今允文正公之子孫如見文正公也爲文以贈之
索未謀面一見傾心總爲其爲文正子孫耳故所
易在此然其驚心於文正公子孫者蓋有所深望
乎文正公子孫也使爲文正公子孫者而猶然與

俗浮沉庸庸無有異於常人則衆人之所驚而異之者不將啞然而笑乎則又其所難者耳如必官文正公之自立文正公之業始爲繩武則又難之難矣陶元亮祖士行爲晉大司馬曾孫而乞食有詩不爲五斗粟折腰如元亮者始謂之能步武耳能易其所難是在崑淵勉之

十二日

烏劉少宰元震傳

十三日

烏梁六幸夢龍傳

十四日

再題崑淵卷

崑淵再過兼山堂度五郎孝若在焉

予謂之曰昔人云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文正公
與鹿忠節之謂也文正公云子在關門不患不能
對主上不能對羣臣只患不能對乾岳少有一事
一念之違於理而拂於情便對乾岳不過如何能
對主上對羣臣也乾岳實予畏友也乾岳每對予
云師相在鄉鄉之親友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師
相在朝朝中文武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某非三
年相從某亦不知某竊有厚幸矣兩家先世樹得

之深爲之子孫者不可不知因舉茅止生東便門
左手勲名右手節烈之語以告崑淵公勇聞而竊
然曰子久知止生名乃今始識止生面

十五

爲張職方主敬傳

十六日

友人索書 凡祖父所貽我者株茅片瓦守而勿失
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宇宙兩瀟完完全全一副
家共都是吾家祖業仁人孝子一件讓人不得靜
言思之能守祖業之人自唐虞三代以迄春秋戰

國家寥寥幾人堯舜官天下天下至今在夏四百年
後而禹之業荒矣商六百年後而湯之業荒矣周
八百年後而文武之業又荒春秋戰國時統緒既
連似無承業之人而不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乃
總歸併於孔子之一身顏曾思孟皆與孔子共爲
管業猶之乎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薪傳於周程張
朱俱能承家立業象山兒時便能領畧此事皆所
謂孝子慈孫能守祖業之人耳黃子道周謂獨有
屋上三件日月星屋下三件理象數交盛不得夫
既交盛不得則此件當屬何人管理愚謂吾人日

與日月星相對日在理象數之中則此六件者正不可須臾離者也豈不可須臾離者而謂與我不相干涉乎隨時隨事能與日月星相對則日月星仍是吾家三要物也隨時隨處不與理象數相違則理象數仍是吾家三要事也堯舜周孔之業萬古常新正於此得之子家地北君家天南四海無家安問祖業而宇宙兩薄大家具卻時時在眼前事事在眼前幸勿以無家就荒可也

十七日

資生索書爲題一絕 松菊依然十載餘草堂原是

舊仙居良緣猶幸託鄰直好與兒曹共讀書

子存蘇門

十四年矣安邑馬玉筍以夏峯一枝樓子夏峯莊乃炎生故居也風風雨雨晨夕相遇形跡盡忘喜爲兒曹獲

此又友

奉歸籍之令已東裝待行因語同人 故國無依輕

去卿眼穿邱壠色淺涼切安未遂遼東卧逐客翻
爲客計長 小車林外素相開投贈無庸持白雲
粗糲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許平分

十八日

爲王技察嘉謨傳

十九日

日譜

卷十八

吳

爲孫太僕緒傳

二十日

李霖九學使逐後張裕菴君高賓皇未在其

博一朝狼狽攜病孥就道一朝逐客又三人

八旬病且貧冰雪載塗難借渡再來誰復是知

津

郡伯程念伊爲子轉詳留行太守風流留客行去

留元自要分明書生何與殷官令可待春魁路自

平

二十一日

爲米太僕萬鍾傳

二十一日

爲梁中丞應澤傳

二十三日

爲崔太宰景榮傳

二十四日

東田華石 昌言臺臺計自行歸夢依然馳五更爲

問前期應有在空城直北是燕京

二十五日

報朱蓉月 寒天辱顧感何可言讀太史手字真切

眷戀一時無聊之情干戴友朋之誼總於夜半頹
行時一筆託出何物老腐儒而得此於仁人君子
惟有感愧而已府申一日未來此身一日當去倘
藩司再有別說亦無俟三宿而後出豈也店中取
酒亦不妨載此一段明德而歸

二十六日

爲李鎮撫若璉傳

二十七日

爲京師三茂才傳

二十八日

爲郭忠武登傳

二十九日

爲袁錦衣彬傳

三十日

爲張憲使天樞傳

十一月

初一日

爲張茂才詩傳

初二日

爲傅太常好禮傳

初三日

爲朱孝請希忠兄免傳

初四日

爲直拔時養傳

初五日

已家韓君持催徵來相商 爲報啟行長至前街寒

官香各中職君留我去心人毒此日行致異日傳

初六日

許詳已下榻不在歸籍之例又復留行 昨日來裝

今解裝行裝並水兩相忘從來世事如此

勞心費主張

初七日

報蓉月 藩司文已下霜天雪夜又復解裝太史公
旅中取酒俱可無用矣

初八日

穆衡寄扇索書 崑洲爲子言其季弟穆衡謹言

動閑戶讀書子曰此便是佳子弟殊可爲賢及兄
慰高陽才子自古記之君家自文正公三世來才
名冠當世而闔門忠孝節義尤彪炳千秋一番發
越應自有一番歛藏嚴寒大冬枯寂之極春生方

茂此天道亦人事也處屯養晦以待陽和是所望於昆季

初九日

題李氏家訓 岫旭輝之韻士也于與之處十四年矣未嘗聞其有非禮之言見其有非動之動則其謹躬率物者可知一日過兼山堂出家訓一


爲類五共百有餘則皆切於身心性命日用飲食之事而于聖萬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於此于竟讀而益見岫旭之謹躬率物者固已有素矣豈僅韻士而已哉于與氏之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從古未有不能訓身而能
訓家者也躬之不逮而徒以言訓則家之人將曰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不從令而從好
家國天下豈有異情哉陸子靜理家三年學問始
有得力處蓋得本之義焉岫旭學詩學禮淑世淑
人故必自淑身以淑家始

初十日

與客談堯夫 好將萬里乾坤眼直認十管筌水身
透得此中真趣味堯夫之外豈多人

十一日

冬至家祭告祖先 奉逐客令刻期啟行同人代請
又復解裝歸去有心畏此嚴霜苟安視息敢忘蒸
嘗一陽來復用薦盤飴念我始祖移自外疆今之
故園又成遐方從龍貴人如  邱壘震密神
棲斯堂小大稽首來格來泮

十二日

奇孫柴淵 前託爲令叔尙寶公作志初意欲借行
老繼聞行老久困於病謝絕文字昆淵來復理其
說遂不敢以衰遲爲辭至立願一事前不曾及豈
有尙寶公忠孝大節令作若致之鬼乎故縣孫對

楓立嗣李文敏爲之主持鹿恆岳立嗣僕與聞之
今日之事紫淵事也僕與穆老亦不容漠不相聞
大家已有成議小兒當詳以奉告

十三日

生日不爲樂謂父母劬勞之日此至情至性也子極
敬其說然兒孫漸長稍知自立父母之誕辰絕
無菽水之懼猥云生日不爲樂此之於性情何如
二三十年來老夫之辰諸兒之辰任彼集老友至
戚輩稱一日之觴亦不拒也論性論情固各有攸
當耳亦可並行不悖也是日爲奏兒之辰姻友鄉

族皆集因錄此先致奠祖先次拜父兄次受子姪拜皆在先祠行禮禮畢觴客

十五日

讀高皇嚴光論實足擴光之不逮光聞此言亦不能稱無罪於文叔愚謂有高皇之論而子陵之高益高光武之大益大二者各有其說不可以執著論也

十六日

寄紫淵崑淵立嗣一事族黨姻朋公義所在第在昆玉自處各有攸當崑淵卽有父命亦不宜自請

請則疑忽然於生父也紫淵問無父命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諸父也依違奉行業已後時
若再遲延族黨姻朋將起而議之矣向寶公所遺
房產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當照舊以存禮道一
有在否依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兄遺字當思
簡是人生第一大家當有志者要於此處整理者
家閭門忠孝節義全在昆玉撐柱幸鑒朴衷爲荷

十七日

榮之歸喜得是經好音口占以贈 出門三閱月徑
回五千里不辭行路難喜得詳就裏歌生具肺腑

君亦全終始因聞全將軍足稱燕趙士

十八日

寄高似斗 邇奉逐客之令僕擬刻期就道郡伯謂
部文滿人歸旗漢人歸籍爲廢官解任者說因具
文以請藩司批云某既未出仕仍入隲省立戶冊
內請詳示夫既不與廢官同科而隲省立戶亦在
相犯目今已具呈退地尙不知藩司意如何欲借
一言於臬司轉達此情僕春間圖過里門庶幾日
仍心再來此中兒孫墳墓亦不至闐然削色耳此
事甚借大隲周旋故仍借大隲之使而屬之左右

十九日

長至後七日晨起有暈 羣陰潛伏日相牽移得氣
陽漸有權莫恃循環天運在此中人事恐多惑
爭勝危微歷有年廓清何日是光天無遠三月
顛子信不及時莫浪傳

二十日

高皇待有元君臣可謂恩禮之至即位語云
絕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
百有餘年與元幼主書云自伊父子北徙流離
甯衣食艱辛未知是否古人得天下豈盡緣人處

決不如是故特遣威禮等護送備屬前去不絕元
之祀與元臣禿魯乃兒不花驢兒等書皆反覆以
天命人事禍福曉之大哉王言一哉王心

二十一日

高皇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曰希學至京朝
謁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獻
心勿使有缺此一代開天大規模於此二事具見

二十三日

高皇甘露論云近代有元曆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
甘露降壽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愛惶所以

憂世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
其禍福而忘者有之若以禳禱非我之兆或福
漸臻若以妖之爲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
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
衣盱眙以回天意若見禳禱之見急奏之尤他人
非天恩於已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諒爲正
法也 按此論極確明末時亦有河清鳳見之瑞
然不知所兆者何人也其與聖之瑞乎

二十五日

錄大祀文並歌 天與地不容分社與稷不容分故

以合祭爲義歌中歸結康民正是仁人享帝孝子
享親於治國乎何有

二十六日

皇陵碑 去僑臣粉飾之言曲寫艱難困苦之狀以
告後世子孫於此見聖政於此見聖學

二十七日

道慮說 開口古奧至蜂蟻僥倖朕身猶迷不知已
所謂興憎愛之勢勃起是非之盛蔽今古賢愚總
歸此轍皆道之所慮也

二十八日

卷之通訓序

二十九日

錄論羣臣務公去私

十二月

初一日

聞四姪維雅暨瀾孫婦王氏訃音舉家悽惻因令爲
之設酒集合族之長幼而哀之爲文以告

告四姪維雅暨孫婦王氏文 曰爾維雅年五十矣
本分自守絕無外慕人見爲無成我喜其能立不
依非爲以玷家聲忍辱安貧此便是佳子尙聞爾

之病日夕耽憂前承與來夏峯急促之歸恐與爾
不相見抵家三日而爾卽逝也亦可謂不幸中之
幸也耶孫婦王氏素承祖父之訓亦可謂克家且
舉兩子老夫甚喜繼而聞其病病遂死是門家遇
甯不傷心汝祖汝父皆慈愛遠在七千里外其生
其死又何以爲情耶燈下數言爾兩人之靈應在
左右庶其嚮之以堅子心

初二日

錄問聖學

初三日

天地鬼神

初四日

人臣言行

初五日

論倫撰劉泰

初六日

復敦巖峯 學之不明非難明也 因無人肯真實理
會徒模之於口耳之間故難也 不謂吾黨志意
之後具大議解肯實做工夫如翁臺其人者初以
閉邪下手志於道也到得據德時正須着力至依

仁而道始大光矣崇效天所謂上律天時也卓法地所謂下襲水土也左右逢源無入而不自得有
何同有何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之至善中
庸之至誠德是此件然又有說焉夫子一生只是
下學上達在下學之中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下
學也所謂到底是個邪工夫

初七日

擬問心

初八日

楊暉亭攜其子拜先祠

作字想劉石友以其先施也

初九日

賀遵易來探歸籍消息達仙先有書

十二日

陶靖節超然千古得力在我愛閒靜四字人皆知愛
閒誰實能閒皆知愛靜誰實能靜莫看得輕易非
怨恩雙遣正助爾忘者未易承當也

十三日

贈答沈繹堂 寒林長日賦幽居剝啄傳書到草廬
如許詩篇迥雅頌忽驚霜雪隕庭除山川欲識元

存韻老病空慚未讀書別後停雲南望切百門泉

昨冷樵漁

十四日

對客 老學庵中秉燭遊何期聲氣遠相投草堂七
省稱觴客便是羣仙海屋籌 不速姻朋自遠來
百年粗糲供啣杯孫曾羣舞堪娛客差勝當時一
老萊

十五日

得肥鄉賀應旌高韻一則入取節錄集

得鄆陵梁廷援友誼一則入取節錄集

得易州田適叔友于一則入取節身續集

得獨奈政思中



一則入取節身續集

十八日

復王玉乘 迂客之令首嚴廢官解任因及隔獨立

戶今俱申說明白可以不行矣然惟可以不行卻
欲一行為去可以復來且沿途訪親戚晤朋友前
別同人詩有句云小車林外素相聞投壘無庸持
白雲粗糲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許平分僕意已
定看新春體中如何學問一事寥寥無人極明白
坦易真是飢而食渴而飲卻乏人承當不能不切

望於親丈筆不盡言言不盡意幸與仁甫兄弟大
家鼓興以慰老懷

二十一日

楊暉亭與秦兒行完婚禮一如昔鹿忠節所定楊

子舊式四季衣服兩家共辦一切用物隨分酌量不必勉強塗飾耳目娶婦嫁女各有攸當古人以論財爲夷虜之道君子不入其鄉今士大夫牽於流俗此義不明甯甘破家抵擻流俗其難如此子昔嫁女於賈方伯家爲布衣一件囑之歸甯以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茅止生書云江南錦

籍富不使涿毫入君家以玷清德以此爲相愛相
敬其諸異乎人之愛之敬之與又有詩云短轅自
可牽羊在敝篋無勞賣犬裝予最服膺此言願與
拔俗君子共挽頽風因於此

二十五日

立春 此日春生見太和一年好景莫蹉跎平頭八
十身猶健履綵人稱馬伏波

二十六日

送楊岷庭歸里 婚嫁雖云在異鄉與君鄰里在空
陽冰清殊愧濁迂老玉潤堪稱坦腹郎囊篋一空

惟貞大琴書千里喜牽羊歸歟吾黨如相問八十
精神卻似常

口譜錄存卷之十八終